

櫻桃園

The Cherry Orchard

安東·契訶夫 Anton Chekhov 1903

湯姆·史塔帕 Tom Stoppard 2009

根據 海倫·拉帕波特 Helen Rappaport 英直譯本

人物

朗涅芙思卡雅 柳泊芙·安得列耶夫娜，地主

安 雅 她的女兒，十七歲

瓦 雅 她的養女，二十四歲

蓋耶夫 里鷗尼德·安得列耶維奇，朗涅芙思卡雅哥哥

羅巴金 葉莫賴·阿列克塞耶維奇，生意人

拓菲莫夫 彼得·謝爾蓋耶維奇，學生

西米鷗諾夫—皮希克 鮑里斯·鮑里索維奇，地主

夏洛妲·伊凡諾夫娜 女家庭教師

葉比霍朵夫 沈雍·潘岱爾耶維奇，總管

杜妮亞莎 女僕

費爾斯 男僕，八十七歲

雅 沙 年輕男僕

過路人

火車站長

郵局職員

賓客，僕人

第一幕

仍沿稱育嬰室的房間。其中一扇門通往安雅的房間。就在太陽升起前的黎明時分。已經五月了還是冷，依然見得到晨霜。羅巴金看書看得睡著了。火車從遠方朝這開，逐漸慢了下來。火車愈近聲音也愈大，速度依然緩慢。就在火車非常接近時，羅巴金動了一下，人還是睡著的。書本從他腿上滑下。火車依然緩慢不過現在是倒退行駛，發出即將到站相當長的警哨聲，羅巴金醒來，整頓自己，在胸前畫十字。不再聽見火車聲了。杜妮亞莎進場，很訝異在這見到羅巴金。

杜妮亞莎 我還以為你去了車站。

羅巴金 感謝主火車終於到了。幾點了？

杜妮亞莎 快兩點（她吹熄蠟燭）天都亮了。

羅巴金 所以，是怎麼著，慢了兩小時。還是更久。（他打哈欠伸懶腰）噯唷，我真蠢。大老遠特別趕來接風，卻坐著睡著了。你應該把我叫醒。

杜妮亞莎 我以為你早走啦。

停頓。

羅巴金（沈思）柳伯芙·安得列耶夫娜·朗涅芙思卡雅（Liubov Andreevna Ranevskaya）……

停頓。

羅巴金（繼續）真好奇在國外住了五年現在她會是什麼模樣。她是好女人。親切直率。有一次，我還是個小伙子那時，十五歲吧，我爸，如今過世了不過從前他在村裡有個小店，嗯，那次他一拳重重打在我臉上，害得我鼻血流得跟水龍頭似的。不曉得為什麼我們到了這園子就在那（他指著那），那時我爸喝醉了。柳泊芙·安得列耶夫娜——到現在我依然記得她當時的樣子，她年輕時很嬌弱——她帶我進屋裡，就是這個房間，那時是育嬰房。她帶我到洗手台。「別哭，小農夫，」她說，「等你一結婚就時來運轉了。」

停頓。

羅巴金（繼續）「小農夫。」農夫的孩子，也對，瞧我這身白背心和時髦的鞋子不就像待在客廳的一頭豬，光有錢，錢有的是不過仔細一看卻還是農夫裡的一個農夫。（他拾起書）剛才翻這本書，卻一個字也讀不進去。讀著讀著就睡著了。

杜妮亞莎 我想是他們回來了。

羅巴金（聽）不是，不然應該會卸行李啊什麼的。

停頓。

杜妮亞莎 那幾隻狗鬧了一整晚——牠們知道女主人要回家了。

羅巴金 你還好吧，杜妮亞莎？——你……

杜妮亞莎 我的手一直抖個不停。我覺得我要昏倒了。

羅巴金 瞧你把自己搞得，嬌生慣養。穿得像個小姐，還有你看你那髮型。行不通的。要記得自己的出身來歷。

葉比霍朵夫帶一束花進場。他身穿夾克，還有擦得雪亮發出極大咯咯響的靴子。才一進場，就笨拙地掉了幾朵花在地上。

葉比霍朵夫（撿起那些花）擺飯廳用——園丁送來的。

他把花束交給杜妮亞莎。

羅巴金（對杜妮亞莎）幫我拿點嘎哇斯（Kvass，黑麥或裸麥麵粉製的淡啤酒，以俄國人的標準而言是無酒精飲料），麻煩你？

杜妮亞莎（正走出去）是，先生。

葉比霍朵夫 零下三度還結霜櫻桃樹反倒全開花了。這叫什麼天氣，說真的，季節都錯亂了。說到這，三天前我買的這雙靴子老咯噠咯噠響，你也看到了，真不知該拿它怎麼辦，我是說，能塗點什麼嗎？

羅巴金 讓它休息吧，搞得我神經兮兮。

葉比霍朵夫 每天都會碰上，倒楣事。我有抱怨嗎？沒。我習慣了。凡事微笑以對，就這樣。

杜妮亞莎進場，遞給羅巴金一杯嘎哇斯。

葉比霍朵夫 那我走了。

他跌坐椅子上，接著椅子倒了。

葉比霍朵夫（繼續）是不是，你們瞧！（得意）明白我意思

吧？才正說呢就立刻應驗。神準。

葉比霍朵夫出場。

杜妮亞莎 不知該不該跟你說？——他跟我求婚了，葉比霍朵夫！

羅巴金 是嗎！

杜妮亞莎 我不知該怎麼辦才好。他通常不多話的這回他開了口卻叫人聽不懂什麼意思。他蠻能表達的你也覺得情真意切但就是不明白他到底在說什麼。我其實蠻喜歡他，我覺得。他為我瘋狂！不過倒楣事卻總是發生在他身上，他就是那種走霉運的人。佣人個個都喊他「倒楣鬼」（Catastrophe Corner）。

羅巴金（聽）應該是他們來了。

杜妮亞莎 他們到了！我這是怎麼了？我在發抖。

羅巴金 是他們，沒錯。我們出門迎接去。不知她還記不記得我，都五年了……

杜妮亞莎（激動）我要暈倒了！——真的，我快暈倒了！

聽見朝屋子而來的兩輛馬車聲。羅巴金和杜妮亞莎趕緊出門。台上無人。一片寂靜。費爾斯，剛去車站接人回來，拄著一根拐杖，匆匆越過舞台。他身穿老式的僕役制服頭戴一頂高禮帽。口中自言自語著卻叫人聽不清說些什麼。後台的雜聲愈來愈大。

安雅的聲音 我們可以從這過去。

一行人進場越過舞台：柳泊芙·安得列耶夫娜，安雅，

和牽著小狗的夏洛妲·伊凡諾夫娜，三人都是旅行裝扮；陸續是身穿斗篷圍了頭巾的瓦雅，蓋耶夫，西米鷗諾夫—皮希克，羅巴金，拎著一個小包和一把陽傘的杜妮亞莎，以及搬運行李的僕人們，等等。

安 雅 媽，還記得這是哪個房間？

柳 泊 芙 （喜悅地，眼淚奪眶）育嬰室！

瓦 雅 好冷。手都凍僵了。（對柳泊芙·安得列耶夫娜）媽，你的房間我們一直都保持原樣——一間白色一間薰衣草色，還記得嗎？

柳 泊 芙 育嬰室……！我親愛美麗的育嬰室。這就是我從前睡覺的地方當我還是小……（現在哭了）我又是小女孩了……（她親吻哥哥，蓋耶夫，還有養女，瓦雅，然後又是蓋耶夫）瓦雅一點都沒變，看起來還是像個修女。我也認出你，杜妮亞莎……（她親吻杜妮亞莎）

蓋 耶 夫 火車晚了兩小時。怎麼這樣！他們做事得更有效率才行。

夏 洛 塔 （對皮希克）這隻狗吃堅果。

皮 希 克 （訝異）真的？真不是蓋的！

一行人陸續下場除了安雅和杜妮亞莎。

杜妮亞莎 我們一直盼啊盼還以為你們永遠不會回來。

杜妮亞莎脫下安雅的斗篷和帽子。

安 雅 在火車上一連四個晚上沒睡。快被凍成木頭人了。

杜妮亞莎 當年你們在四旬齋（Lent，從聖灰日 Ash Wednesday 到復活節前的聖週六 Holy Saturday，為期46天）離開時還是一片冰雪——可是現在你看！（笑，親吻她）我一直盼著你，我的寶貝，我的心肝，我一定要跟你說，一分鐘也不能等……

安 雅 （疲累地）又是什麼事？

杜妮亞莎 葉比霍朵夫那個總管，復活節才一剛過，就跟我求婚了！

安 雅 你滿腦子想的全是這些。（整理頭髮）我的髮夾怎麼都一個個掉光了。

她因為疲累幾乎站不穩。

杜妮亞莎 真不知該怎麼辦。他愛我愛得發狂。

安 雅 （望著她的門口，善感地）哦，我的房間，我的窗……！就好像我沒離開過。終於回家了！明天一起床我要直接到外頭園子走走。要是能睡著就好了！這一路上我好擔心幾乎都沒睡。

杜妮亞莎 拓菲莫夫回來了。

安 雅 （開心地）彼嘉（Petya）在這？

杜妮亞莎 前天回來的。此刻在澡房裡睡——他搬去那。他說不想給你們添麻煩。（看她的懷錶）我本來想叫醒他，可瓦雅說不要。你別去叫醒他，她說。

瓦雅進場。腰間繫著一串鑰匙。

瓦 雅 媽要喝咖啡——還不快去，杜妮亞莎。

杜妮亞莎 來了，來了！

她離開。

瓦 雅 好了，你終於回來了，感謝主——回家了。（摟著她）我的小乖乖回家了——我的寶貝。

安 雅 上回一別後我過的是什麼日子！

瓦 雅 我能想像！

安 雅 復活節那週出遠門時天氣還好冷。一路上夏洛姐總是說個沒完沒了而且她那些魔術法寶也從不離手。為什麼你硬要把我跟她擺一塊？

瓦 雅 我的寶貝，你才十七歲不能一個人旅行。

安 雅 總之，我們到巴黎時很冷。正在下雪。我的法文是沒救了。媽住五樓。我到了她那看到一些法國人跟她一起，幾位女士，還有正對著一本書滴滴咕咕的天主教老神父。大家都在屋裡抽煙把那裡搞得烏烟瘴氣。一時間我為媽覺得難過，雙手緊緊抱著她的頭，不肯放，然後她親我接著就哭了……

瓦 雅 （抑制淚水）別……別……

安 雅 離芒通（Menton，法小鎮，位尼斯東北）不遠的別墅賣掉了。她什麼也沒留下，什麼都沒了。我身上更是連一戈比（kopek，100戈比等於1盧布）也沒，差點連巴黎都到不了。可是媽根本不把這事放心上。在車站餐廳她照樣點菜單上最貴的菜甚至還給那些侍者每人一盧布。夏洛姐也一樣。雅沙也自己點一份餐，真是夠了。雅沙現在是媽的貼身男僕，我們把他也帶回來了。

瓦 雅 我見過了，那個無賴。

安 雅 所以，家裡情況如何？——利息有付嗎？

瓦 雅 拿什麼付？

安 雅 哦主，求你……

瓦 雅 這片地產到八月就要賣了。

安 雅 哦主……！

羅巴金朝房裡望，啾了一聲，又消失了。

瓦 雅 （眼淚奪眶）噢，我真想……

瓦雅握緊拳頭。安雅溫柔地擁抱她。

安 雅 瓦雅，他跟你求婚了嗎？

瓦雅搖頭。

安 雅 （繼續）可是很明顯他愛你。你們倆怎麼都不彼此弄明白？你在等什麼？

瓦 雅 想知道我怎麼想嗎，不會有結果的。他忙他那些事，他沒時間。根本沒留意到我。好吧，祝他好運。我不想看到他，只會教我心裡難受。大家都在聊我們的婚事，甚至還有人恭喜我，可事情連個譜都沒啊，只是空想一場。（改變語調）哇喔——你別著一個新胸針，是隻大黃蜂。

安 雅 （絕望）媽硬要買給我。

安雅走進她房間，開心地說著，又像個孩子那樣。

安 雅 （繼續）在巴黎我還坐了熱氣球升空！

瓦 雅 （開心地笑）這下你可回神了！我的安雅回家了！

杜妮亞莎端著咖啡壺回到這來正在倒咖啡。

瓦雅隔著門跟安雅說話。

瓦 雅（繼續）整天打點家務時，我都絞盡腦汁想。你要是嫁了有錢人，才能卸下我心頭的重擔。那樣我就能消失去某個地方隱居，消失得愈來愈遠，到基輔（Kiev），到莫斯科。展開我的朝聖之旅遍訪每處勝地，一直走下去，哦，多麼榮光的想法！

安 雅 鳥在園子裡唱歌！幾點了？

瓦 雅 應該過兩點了。該上床囉，我的毛小孩。

她隨著安雅進房間。

瓦 雅（繼續）……嗯……多麼榮光的想法！

雅沙進場拿著地墊和旅行袋，用一種誇張又小心翼翼的姿態越過舞台。

雅 沙 打攪了？——只是經過而已。

杜妮亞莎 我都認不出你了，雅沙。出國改變了你。

雅 沙 是嗎？——你哪位？

杜妮亞莎 你離開時我才這麼高……（從地板起比畫高度）杜妮亞莎，費朵·科佐耶朵夫（Fyodor Kozloedov）的女兒。你不記得了！

雅 沙 噢是……正熟到可以摘！

雅沙四下一望然後雙手抱住她；她尖叫碟子掉落地上。
雅沙匆匆離去。

瓦 雅 （在門口，惱怒地）怎麼回事？

杜妮亞莎 （眼淚奪眶）我打破了一個碟子……

瓦 雅 碎碎平安。

安 雅 （從她房裡出來）最好警告媽一聲彼嘉在這……

瓦 雅 沒事——我交代過了別叫醒他。

安 雅 （回想）爸爸過世六年了，小弟在爸死後幾乎不到一個月也在河裡淹死，小格里夏（Grisha），才七歲而且那麼俊俏。這對媽打擊太大。她頭也不回地走了，一直逃一直逃。（聳聳肩）我這麼瞭解她。她要知道就好。（停頓）要是見到格里夏的家庭教師，會教她想起這一切。

費爾斯進場；身穿西裝上衣和白背心。他走到咖啡壺那，全神貫注。

費爾斯 太太要在這喝咖啡……（戴上白手套）都準備好了嗎？（對杜妮亞莎，嚴厲地）鮮奶油呢？——醒醒，女孩！

杜妮亞莎 哦！——噢，我的天……

杜妮亞莎衝出去。

費爾斯 （處理咖啡壺）不中用的東西……（跟自己嘟囔）他們可大老遠地從巴黎回來了。有一回先生是乘他的馬車去巴黎的。（笑）

瓦 雅 費爾斯，你在嘟囔什麼？

費爾斯 什麼事？（開心地）太太回家了！終於給我盼到了！就是現在死也無所謂……（高興地流淚）死也瞑目。

柳泊芙·安得列耶夫娜，羅巴金，蓋耶夫和西米鷗諾夫一皮希克進場，皮希克身穿料子不錯的緊身長外套和寬鬆的土耳其褲。蓋耶夫，一進場，便做出敲竿的動作。

柳泊芙 那球是怎麼打的——我想想——先打黃球進底袋——然後一顆星回中間。

蓋耶夫 再一桿直接進上方角袋！以前有段日子我們睡這房間，小妹和我，如今我都五十一了，難以置信。

羅巴金 是啊，光陰似箭。

蓋耶夫 什麼？

羅巴金 光陰。我說光陰似箭。

蓋耶夫 這房裡有股廉價香料的味。

安雅 我去睡了。（親吻她母親）晚安，媽。

柳泊芙 我的小寶貝。（親吻她的手）回到家你高興嗎？我到現在都還不敢相信。

安雅 晚安，舅舅。

蓋耶夫（親吻她的臉和手）上帝祝福你。你跟你母親多像呀！（對他妹妹）柳芭（Liuba，柳泊芙 Liubov 小名），你和她這個年紀跟她簡直一個樣。

安雅伸手給羅巴金和皮希克，離去並關上她的房門。

柳泊芙 她累壞了。

皮希克 哎唷，長途旅行，當然……

瓦 雅（對羅巴金和皮希克）好了，紳士們，早就過兩點了該離開囉。

柳 泊 芙（笑）瓦雅還是老樣子。（拉她過來親她）等我喝完咖啡大家再一起散。（費爾斯在她腳下放了椅墊）謝謝，你最貼心了。我喝咖啡成癮，白天晚上都喝。謝謝，親愛的老朋友。（親吻費爾斯）

瓦 雅 我去看行李是不是都搬進來了。

瓦雅離去。

柳 泊 芙 我真的在這？這是我嗎？（笑）真想跳舞揮舞雙臂。（用雙手摀住她的臉）也許這全是一場夢。上帝知道我愛我的祖國，那麼地愛。在火車上我根本看不到窗外的景物，因為一直在哭。（眼淚奪眶）好了，我要來喝我的咖啡。謝謝你，費爾斯，謝謝，你這可愛的老頭，真高興你還活著。

費 爾 斯 前天。

蓋 耶 夫 他聽不見了。

羅 巴 金 我一會兒就得去哈爾科夫（Kharkov），搭早班火車——真討厭。一直期待見你跟你聊聊——你看起來跟從前一樣美。

皮 希 克（呼吸沈重）比從前還美……這是巴黎最時尚的打扮。美得讓我願傾家蕩產！

羅 巴 金 你哥認為我粗俗，一個暴發的富農（kulak），我不在乎，隨他愛怎麼想，我只在乎你像從前那樣信任我——

當你用那心碎的眼睛望著我你總能把我看穿。上帝慈悲——我爹在你爹那個年代是農奴，在那之前，他是你祖父的農奴，但是你——只有你——總是對我那麼好讓我把這些都忘了，我像自己親人那樣愛你……比骨肉還親。

柳泊芙 我坐不住——再也坐不住了。

柳泊芙躍起，來來回回走動，非常焦躁。

柳泊芙（繼續）我可以為快樂而死，這很蠢我知儘管笑我。這是我的書櫥！——（親吻書櫥）還有我的桌子……

蓋耶夫 奶媽在你走後過世了。

柳泊芙坐下來喝她的咖啡。

柳泊芙 我知道，願她安息。他們寫信跟我說了。

蓋耶夫 安娜思塔席（Anastasii）也死了……斜眼彼得離開了——在鎮上警察局服務。

他從口袋拿出一盒檸檬糖，吮食一顆糖。

皮希克 我女兒達申卡（Dashenka）跟大家問好。

羅巴金 嘿，我是來跟你說，一件振奮人心的，好事。（看他的錶）沒什麼時間談，我一會兒就得走，不過，哎呀，好吧，就長話短說。當然你早就清楚，只有賣了櫻桃園才能解決你們的債務，拍賣日期敲定了八月二十二——不過你不用發愁，親愛的，可以安穩地睡，因為有解決的辦法。我的想法是，仔細聽了。你這塊地皮離鎮上不過十二哩路，新的火車支線也沿著它開，要是能把櫻桃園還有河邊土地

劃出一塊塊地段出租做夏日木屋，每年你至少可以進賬兩萬五千盧布。

蓋耶夫 抱歉，你這說的是什麼鬼話！

柳泊芙 我不明白你的意思。

羅巴金 這個建地方案，一年至少兩萬五盧布，如果現在就開始打廣告我跟你賭隨你賭什麼到了八月你手裡鐵定一塊地皮也不剩，全被搶光光。一句話——恭喜。你有救了。情勢大好，而且河也夠深可以游泳——

踩空了一步；他幾乎立刻恢復原樣。

羅巴金（繼續）你只需要整整地，打理一下，老房子拆了，好比這棟，反正以後也沒什麼用，還有砍了櫻桃園！

柳泊芙 砍了它？親愛的，恐怕你不明白。這個地區要是還有任何有意思的——了不起的東西，可就是我們的櫻桃園了。

羅巴金 你的櫻桃園唯一了不起的是它很大。只是兩年才結一次果，況且你們也不懂怎麼處理那些櫻桃，根本沒人要買。

蓋耶夫 百科全書都還記載著我們的櫻桃園。

羅巴金（瞄一眼他的錶）要是我們沒有共識下不了決定，八月二十二一到要賣的就不只是櫻桃園，而是整片地產。你要迎面以對。相信我，沒別的法子，絕對沒。

費爾斯 從前，四、五十年前，他們先曬乾櫻桃，然後浸泡，醃漬，做成果醬，有時候他們——

蓋耶夫 是，好了，費爾斯。

費爾斯 那個時候，曬乾的櫻桃總是一車一車送往莫斯科和哈

爾科夫。再一車車把錢運回來！你們的乾櫻桃跟從前的不一樣——以前它們軟而多汁，又甜，聞起來也香，他們懂得怎麼處理，他們有祕方。

柳 泊 芙 現在這個祕方呢？

費 爾 斯 早忘了。沒人記得。

皮 希 克 （對柳泊芙）在巴黎是什麼樣？呃？你有吃田雞嗎？

柳 泊 芙 我吃了鱷魚。

皮 希 克 真不是蓋的！

羅 巴 金 鄉間地區只見到地主和農民的年代已經過去。如今是避暑市民和週末遊客的時代。每個城鎮都蓋了別墅（dachas，俄國郊外避暑用的別墅），連最小的鎮也一樣，再過差不多二十年這裡夏天的人口絕對多到爆。現在他們還只是坐在自己的陽台喝喝茶，不過，誰知道呢，搞不好他們會開始用那幾畝地來種種東西到時你們的櫻桃園又可以重新綻放，生機勃勃果實纍纍……

蓋 耶 夫 （義憤填膺地）胡說些什麼？

瓦雅和雅沙進場。

瓦 雅 有你兩封電報，媽。

她選了一把鑰匙打開書櫥。

瓦 雅 （繼續）在這。

柳 泊 芙 從巴黎來的。

她沒讀就把電報撕了。

柳 泊 芙 （繼續）我跟巴黎緣份已盡。

蓋 耶 夫 柳芭，你知道這個書櫥有多老嗎？上星期我拉出最底層的抽屜時看見裡頭燙了日期。這個書櫥剛好是一百年前做的。你覺得怎樣，吭？也許我們該來慶祝它的百歲生日。它雖不是活的東西可是換個角度看，它，嗯，它是書櫥。

皮 希 克 （訝異不已）一百年！不是蓋的！

蓋 耶 夫 是啊……了不起！……（感覺整個書櫥）親愛的老書櫥！可愛的，受敬重的書櫥，我向你致意！一整個世紀以來你為真理良善和最崇高的理想奉獻你的存在——一百年來你無聲無語所鼓舞的創意精神從不卻步，（眼眶含淚）使我們家族的血脈世代代對更美好的未來保有勇氣和信心，啟發我們對公益事務的社會良心。

停頓。

羅 巴 金 那倒是。

柳 泊 芙 你也一點都沒變，可愛的老里雍亞（Lyonya，和第三幕出現的列尼亞 Lenya，都是里鷗尼德 Leonid 的小名）。

蓋 耶 夫 （有點尷尬）推桿進右邊底袋，拉回做球吃中袋。

羅 巴 金 （瞄一眼他的錶）我該走了。

雅 沙 （遞給柳泊芙一瓶藥）也許該吃藥了此刻……？

皮 希 克 你不需要這些藥丸，親愛的女士，它們對你沒好處，但也沒壞處——都給我吧，夫人……

皮希克拿了藥瓶，將藥丸全倒入自己手掌，吹了一下，把藥丸全放入嘴裡以嘎哇斯一口乾下。

皮希克（繼續）瞧！

柳泊芙（震驚）你瘋了！

皮希克 沒了，全吞下去了。

羅巴金 饞鬼！

大家都笑了。

費爾斯 復活節聖週待在我們這的那位紳士吃掉了整整半桶的
醃黃瓜……（啣嚙）

柳泊芙 他說什麼？

瓦雅 他這樣啣啣嚙嚙好幾年了，我們都習慣了。

雅沙 哦是，老人家的智慧。

夏洛妲·伊凡諾夫娜越過舞台，一身白，很瘦，腰身緊
束，腰帶繫著長柄眼鏡。

羅巴金 抱歉，夏洛妲，還沒機會跟你打招呼。

羅巴金想親吻她的手。

夏洛妲（把手收了回來）要是這回讓你吻了我的手，下回就
是我的手肘然後我的肩膀。

羅巴金 今天真不走運。

大家都笑了。

羅巴金（繼續）給我們變個魔術。

夏洛妲 不要現在。我要去睡了。

她離去。

羅巴金 那，三個星期後見囉。（親吻柳泊芙的手）再會——該走了。（對蓋耶夫）再會。（與皮希克互相親吻）再見。（把手伸向瓦雅，接著費爾斯，和雅沙）真希望不用離開。（對柳泊芙）考慮一下別墅的事下個決定。讓我知道，我可以馬上幫你先籌個五萬盧布——我講真的，考慮一下。

瓦雅（氣沖沖地）噢，你到底走不走！

羅巴金 我走——我走——

羅巴金離去。

蓋耶夫 粗俗之輩。噢——對不起！——他是瓦雅之所愛，她是她的真命天子。

瓦雅 別再這麼說，舅舅。

柳泊芙 唷，無妨，瓦雅——我再高興不過。他人不錯。

皮希克 有出息，說真話，算是最有……我女兒達申卡是第一個這麼說的……唉呀，她說了很多。（打鼾，又立刻醒來）能不能行行好，親愛的女士，借我兩百四十盧布……明天得付抵押借款的利息……

瓦雅（驚嚇）我們沒錢！我們沒有！

柳泊芙 真的，我沒錢了。

皮希克 沒關係，總會從別的什麼地方蹦出來。（笑）我總是抱持希望。就在我以為這下子，真的完蛋了，哎呀你瞧，他們蓋一條新鐵路經過我的土地錢就這樣進來啦。這次也會沒事的，等著瞧——總會蹦出個什麼，如果不是今天，就明天囉。也許達申卡中樂透，那張彩卷可以中二十萬。

柳 泊 芙 嗯，咖啡喝了——該上床睡囉。

費 爾 斯 （責罵蓋耶夫）你又穿錯褲子。該拿你怎麼才好？

瓦 雅 安雅睡了。

她靜靜打開窗戶。蓋耶夫打開另幾扇窗。展現出一整片怒放的白花。

瓦 雅 （繼續）太陽出來了，一點也不冷了現在。過來看，媽媽，你看櫻桃園，有多美？哦上帝，呼吸這空氣！還有歐掠鳥（starlings）在歌唱。

蓋 耶 夫 園子一整片白。你記得嗎，柳芭？——放眼望去這長長的林蔭道，直得像條絲帶，你還記得在月色下它有多閃亮？你沒忘吧？

柳 泊 芙 （望著窗外的園子）哦，我的童年回來了！——那些無憂無慮的歲月！——那時我睡育嬰室每天早晨都開心地醒來看著窗外的園子。跟現在一模一樣，完全沒變。（開心地笑）園子一整片雪白……我的櫻桃園！——經過秋天暗淡的黑冬天的冷再度年輕，快活起來，天上的天使沒有棄你而去！哦，要能減輕埋在心裡的重擔該多好。要能忘了到目前為止發生的那些事該有多好！

蓋 耶 夫 如今卻要賣了櫻桃園償我們的債，真不敢相信。

柳 泊 芙 看！——那是我們親愛的媽媽，穿一身白，在園子裡散步！（開心地笑）

蓋 耶 夫 哪裡？

瓦 雅 上帝保佑你，媽媽。

柳 泊 芙 她不見了現在。就那麼一下下看起來像。那裏，你看，右邊，通往夏日小屋的拐彎處，樹枝蜿蜒而下像穿著白衣的女人。

拓菲莫夫進場。穿著破舊的學生制服戴著眼鏡。

柳 泊 芙 （繼續）我們家櫻桃園的景觀最教人讚歎了——藍天襯托一整片盛開的白花……

拓菲莫夫 柳泊芙·安得列耶夫娜！

柳泊芙轉過身來看著拓菲莫夫。

拓菲莫夫 （繼續）我只是過來問候一聲馬上就走。（親切地親吻她的手）他們要我到早上再說可是我等不及了。

柳泊芙不知所措地看著他。

瓦 雅 （眼淚奪眶）這是彼嘉·拓菲莫夫，媽媽。

拓菲莫夫 ……是的，你兒子的老家庭教師。難道我有變那麼多？

柳泊芙擁抱他輕聲啜泣。

蓋 耶 夫 （尷尬）別這樣，別這樣，柳芭。

瓦 雅 （啜泣）哦，真是的，彼嘉——就跟你說等到明天。

柳 泊 芙 我的格里夏……我的小寶貝……格里夏……我的兒
……

瓦 雅 我們能怎麼辦，媽？那是上帝的旨意。

拓菲莫夫 （溫柔地，眼淚奪眶）好了……好了……

柳泊芙（小聲地哭）我的小寶貝死了，淹死了。（哭出來）
為什麼？告訴我為什麼，彼嘉。（更小聲地哭）安雅在隔壁房裡睡我卻在這，拉高嗓門演這場戲。讓我看看你，彼嘉。為什麼你沒了過去的神采？你怎麼搞的變這麼老？

拓菲莫夫 昨天在火車上有個老女人喊我「那位邈邈紳士」。

柳泊芙 當年你還是個孩子，人很好的年輕學生。如今頭髮少了還戴了眼鏡。你真的到現在還是學生？

她往門邊走去。

拓菲莫夫 但願我死也是學生。

柳泊芙親吻她哥哥，然後瓦雅。

柳泊芙 嗯，現在，該上床了。你也老了，里鷗尼德。

皮希克（附和她）是啊，該睡覺去了，哎唷喂呀，我的痛風。今晚就待在你們這了。到了早上，好心人，看是不是方便……兩百四十盧布……？

蓋耶夫 他還不善罷干休。

皮希克 兩百四十盧布拿來付利息……？

柳泊芙 我沒錢，可人兒。

皮希克 我會還的，親愛的。就這麼個小數目。

柳泊芙 哦，好吧——跟里鷗尼德拿吧——給吧，里鷗尼德——給他吧。

蓋耶夫 要我給他？——他哪來的好運。

柳泊芙 還能怎麼辦？他得有那筆錢。他會還的。

柳泊芙，拓菲莫夫，皮希克，和費爾斯離去。留下蓋耶夫，瓦雅，和雅沙。

蓋耶夫 我妹妹花錢如水的毛病還是沒改。（對雅沙）你能不能離遠點，渾身一股雞窩味。

雅沙 （裝出嬉皮笑臉）你也一點都沒變。

蓋耶夫 什麼？他說什麼？

瓦雅 （對雅沙）你媽從村裡來，從昨天就一直坐在後廳等著見你。

雅沙 祝她好運。

瓦雅 無恥。

雅沙 急什麼？明天見就行了。

雅沙走了出去。

瓦雅 媽媽還是老樣，一點都沒變。要由她作主有什麼她都會給。

蓋耶夫 沒錯。（停頓）當你對某個疑難雜症提出各種治療方式，就表示這種病其實無藥可治。我絞盡腦汁，想了一堆辦法，的意思，其實是，我根本無計可施。除非有人留給我們一大筆錢，除非安雅嫁入豪門，不然就去雅羅斯拉夫爾（Yaroslavl）找伯爵夫人試試運氣。姨媽是真的非常非常有錢，你知道。

瓦雅 （啜泣）只有求上帝幫忙。

蓋耶夫 別哭了。姨媽雖然有錢卻不喜歡我們。先是因為，我妹妹嫁的是律師不是貴族……

安雅出現在門口。

蓋耶夫（繼續）……因為嫁的不是貴族，她的品行，自然，構不上端莊的台面。她是好女人，善良仁慈，我很喜歡她，不過既使我再袒護，也不得不承認她道德感低落。光看她走路的樣子就知道。

瓦雅（低語）安雅在。

蓋耶夫 吭？——什麼？（停頓）奇怪了，什麼東西跑進我眼裡——我看不清楚。上星期四，我去地方法院時……

安雅走上前。

瓦雅 你怎麼沒睡，安雅？

安雅 就是睡不着。

蓋耶夫 我的寶貝。（親吻安雅的臉和手）我的小姑娘……（眼淚奪眶）你不只是我姪女還是我的天使，我的一切。這是真話，相信我。

安雅 我相信你，舅舅。大家都愛你也敬重你，可是，親愛的舅舅，你就別說了，不說就沒事。你剛說我媽什麼？你自己的親妹妹？幹嘛說那些？

蓋耶夫 我知道，我知道……（以她的手摀住自己的臉）我真是不應該。哦上帝——幫幫我！居然還對著書櫥發表演說，多荒唐——說完我立刻就明白那有多荒謬。

瓦雅 確實，舅舅親愛的，你是該閉嘴，閉嘴就沒事。

安雅 你少說話也不會把自己搞得心煩意亂。

蓋耶夫 我不說了。（親吻安雅和瓦雅的手）不說了。就一

件——生意上的事。上星期四我去法院時，嗯，我們一夥人在那東聊西扯，好像可以安排用期票借貸，來支付銀行利息。

瓦 雅 哦，求上帝幫幫我們！

蓋 耶 夫 星期二我再去看看。（對瓦雅）別哭了。（對安雅）你媽也該找羅巴金談談。他從不拒絕她。然後等你覺得休息好了，就去雅羅斯拉夫爾找你那偉大的姨婆，伯爵夫人。所以你看，我們從三方面進擊鐵定到手。絕對能支付利息，毫無疑問。（放顆檸檬糖在嘴裡）我以榮譽起誓——隨你們要我以什麼發誓，這塊地產絕不會出售！——（興奮）我以我的幸福發誓！——我舉起手，要真落到拍賣會這一步你們儘管叫我廢物——我以我存在的每個分子發誓！

安 雅 （冷靜下來又開始雀躍）你真好舅舅，又這麼聰明。（擁抱她舅舅）我覺得放心多了！我可放心了！我很快樂！

費爾斯進場。

費 爾 斯 （申誠地）里鷗尼德·安得列耶維奇——你不覺得自己可恥嗎？——什麼時候才上床？

蓋 耶 夫 我這就來。你走吧，費爾斯。衣服我自己換。晚安，孩子——明天再來敲定細節，現在該上床了。（親吻安雅和瓦雅）我是八〇年代的人。那個如今大家都不太回想的年代，我可以說是為了自己的信念吃過不少苦頭。農民之所以愛我不是沒有原因——我們要瞭解農民！——要懂得是跟誰在——

安 雅 你又來了，舅舅！

瓦 雅 別說了，親愛的舅舅，別說了。

費 爾 斯 （生氣地）里鷗尼德·安得列耶維奇！

蓋 耶 夫 就走，這就走。上床去。一顆星，兩顆星，進中袋！——白球進袋！

蓋耶夫離去，費爾斯拖著腳步跟著他。

安 雅 （他們一走）謝謝你，舅舅。心裡平靜多了。我才不想去什麼偉大的姨婆那，我不喜歡她……不過我覺得好多了。

安雅坐下。

瓦 雅 該去睡了。我要去睡。你不在時家裡發生了一件叫人不愉快的事。你知道老佣人房——沒人住那了除了幾位元老級的——葉蔡尤胥卡（Yefimyushka），寶亞（Polya），耶夫斯提葛內（Yevstignei），哦，還有卡普（Karp）。誰知他們開始留那些迷路的人過夜，一些可疑的人來來去去。對這我沒說什麼。只是，後來他們開始造謠說我下令只准他們吃乾豆。真下流，拜託，就是耶夫斯提葛內在背後搞的鬼。好，我心想——既然這樣，那走著瞧。我派人叫他來。（打呵欠）他來了。你說我什麼，你這老糊塗蛋？（瞄一眼安雅）安胥卡（Anechka）！……（停頓）睡著了……

瓦雅挽著安雅的手臂。

瓦 雅 （繼續）我們上床去……來吧！……（領著她）我的
小愛暎鬼！來吧……

瓦雅和安雅離去。

遠處，園子外，牧羊人在吹笛。拓菲莫夫進場，看見瓦
雅和安雅，停下腳步。

瓦 雅 （繼續）噓……該睡了……來吧，寶貝……

安 雅 （輕柔地，半眠狀態）好累……我好像聽見馬鈴聲
……舅舅……親愛的舅舅還有媽媽……

瓦 雅 我們來了，我的小羊……這邊……

她們走進安雅房間。

拓菲莫夫 （動容）我那一絲陽光！我的春天！

幕 落